

**台**灣獼猴具有相當的族群量，但早年族群大小偏低，族群分散而不連續，這主要是獵捕和棲地破壞所造成。獵捕的問題過去較為嚴重，因當時美國海軍和日本人都在台灣拿猴子做醫學研究，因此猴子被補得很兇，另外，曾有一段時間養小猴子的風氣很盛，往往爲了抓小猴子而傷害母猴。現在這些需求已經減少，刻意獵猴子的也就沒有那麼多。

目前台灣獼猴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一是棲地破壞，一是餵食問題。

棲地破壞暴露了台灣獼猴與人類利益間的最大衝突，它的具體表現，從人類的眼光看，就是獼猴對果園與作物的侵害，這個問題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早年人類在山區的活動規模不大，近年來，人類開發山林的規模擴大而深入野生動物的原始棲地，紛紛種上高經濟價值水果，又因經營方式有所改變，人們平時很少在果園中出入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因保育措施而數量增加，但減少了棲地的獼猴會被甜美的水果所吸引，跑到果園裡享用一番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人們總是怪罪猴子損害人類的財產，而沒有想到是自己先侵犯了獼猴的權益。

墾丁的猴子一旦被打散，吳海音五年多所建立的關係也被打破了，要使猴群重新接納人、不怕人可能要花很長的時

■吳海音說：「對於猴子，我會關注牠們一輩子。」



吳海音

的

# 獼猴世界(下篇)

間。更何況吳海音在情感上也難以回到墾丁。

「我真的是很傷心，我覺得我走不回去...我實在不願意去看我認識的那九隻猴子不在了。」

這時玉山國家公園碰巧有研究獼猴的機會，吳海音便自然的將據點移到了新中橫沿線，只是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這裡的猴子，由於地形陡峭，要像墾丁那樣緊盯著一群猴子觀察、認識所有的猴子是不可能的。而墾丁的經驗也使吳海音心生警惕，決定不再緊跟一個猴群。

「因為我會覺得，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墾丁研究牠們，也許那些猴子就不會那麼的不怕人，那麼的不設防，也許牠們也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傷害；而且我在那邊研究牠們，大家也都知道那邊是最容易看到猴子的地方，也就都到那裡去等猴子。所以我覺得有一部份是我造成的，因為我讓牠們不怕人，可是我卻沒有辦法保障牠們什麼。」

到玉山作觀察之後，她發現那裡的猴群比她預計的還多。儘管地形上的限制使她無法對單獨猴群做深入的研究，

許多時候觀察活動都侷限在公路上，吳海音和她的學生還是在玉山持續追蹤獼猴追蹤了五年的時間。

「雖然有時候我們看的到牠們在吃些什麼植物，但這樣的情形到底有限，更多的時候我們可以在路上或者是路旁找到牠們的糞便，所以我們就收集糞便來研究牠們的食性，從裡面挑點出食物的種子，看牠們到底吃了哪些食物的果實。」

收集這麼多年的猴子糞便後，吳海音已能一眼就能瞧出方圓數十公尺內的所有猴大便，但卻看不見躺在路上閃閃發光的錢幣；她自我調侃地說她的眼睛是「尋糞眼」。

獼猴糞便研究可以使我們瞭解這種台灣最大型的樹棲動物在生態上所扮演的角色。台灣獼猴對植物種子的散布有特殊的貢獻，例如牠們會將果實塞於頰囊中，帶到別處再吐出食用，幫助植物種子的散布；隨獼猴糞便排出而能發芽的種子，也是由獼猴協助散布的受惠者，而獼猴的糞便更爲某些牠們食後排出的種子提供萌芽的溫床。

除了把獼猴糞便拿來做食性分析外，吳海音和她的學生還利用它來做寄生蟲的分析，企圖從不同的角度了解猴子。作了寄生蟲的分析後，又進一步配合著去跟柴山的半野生猴子做比較。

「我們原先以為，柴山的猴子生活在比較濕熱的環境、和人狗雜處、又有那麼多餵食造成的污染，肚子裡面的寄生蟲一定亂七八糟的有很多；相反的生活在高冷玉山的猴子，環境裡面人為的污染比較少，也許肚子裡面的寄生蟲會比較少一些，可是我們調查的結果卻不是這樣，反而是玉山獼猴寄生蟲的種類稍微多一些，各種類的數量從卵排出量上面來看雖然比柴山的高，可是似乎要來的均衡一些。所以我們會懷疑，所謂的生態平衡，即使只是猴子肚子裡面寄生蟲的平衡，是不是在這種比較接近沒有干擾的地方才能維持的住；所以玉山的獼猴有比較均衡的寄生蟲的感染率和感染強度。柴山的猴子受到人為的干擾比較嚴重，猴群又是受到隔離的，所以牠們生態系的不平衡，其實我們是可以從牠們肚子裡的寄生蟲看到的。」

由於要比較寄生蟲，吳海音又到柴山建立了獼猴研究據點。

柴山又名壽山，它有獨特的自然資產，其中最受矚目的當然是台灣獼猴，此外還有高位珊瑚礁、鐘乳石地質、史前孑遺植物等；柴山公園裡有自動清除垃圾的人，有相當具古風的「奉茶文化」，還有不少愛猴如子的人士定期前來餵養、照顧猴子，老師們也經常帶學生來這裡進行戶外自然教學。人和自然在這裡似乎找到了一種較平和的相處模式。在柴山不但可以觀察猴子，更可觀察人。這位林老師每週日背水果花生等食物上山餵猴子。他所餵的這群猴子棲息在較隱密也較爲自然的地方，平時自己覓食，只有林老師來時才會出來。在這猴群裡，極其難得的同時有兩位雙胞胎猴媽媽；林老師以五爪蘋果餵剛生小猴的母親，其餘的只餵花生與小圓麵包。



■數量過多的獼猴與遊客會加速環境的惡化；過於頻繁的人、猴接觸則會增加意外傷害。



■目前台灣獼猴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一是棲地破壞，一是餵食問題。



由人餵養的半野生猴群，除柴山外尚有南化五峰山的猴群。而在一些森林遊樂區、保護區及國家公園中，也陸續有常在遊憩區或景觀區出沒的猴群，這些猴群與人類的關係亦日益密切，日後可能成為柴山猴群的翻版。

例如，新中橫石山路段的玉山獼猴已開始顯露這樣的跡象，遊客遇上猴子總喜歡餵牠們食物表示善意，更有人特意前去餵養猴子，現在據說猴子已會在那裡等人來餵牠。

究竟，受餵食的獼猴與野生獼猴有何不同？若將兩者對照一下，至少可以看到外貌上的差別。例如新中橫的野生獼猴身軀胖壯，毛色深而亮且較厚，雙目炯炯有神，深具警戒心。而習慣受人餵食的柴山獼猴則肌肉鬆弛，毛色灰淡而無光，稀疏而短，目光癡呆，狀似無聊，也頗不設防。研究顯示，受人餵養猴群由於食物來源充裕，出生率與存活率大為提高，族群成長非常快速，若無適當的管理措施，極易到達猴滿為患的地步；柴山獼猴正反映了這個現象。

■ 野生動物之永續的關鍵在於讓牠們自力更生，不靠人類保護地存活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餵食行為的可否值得我們深度思考。

「在自然狀況下，比如說在墾丁雖然猴群裡面母猴的生殖率很高，小猴子的存活率也高，但是長成的猴子會自然的死亡會遷出，所以猴子的太小成長速度其實是頂緩慢的。但是在柴山儘管不是所有的母猴每年都會生小猴，小猴子也有很高的死亡率，可是牠們一年可以增加一百到兩百隻的小猴子；長大的公猴本來要離開猴群的，可是在柴山牠們也出不去，所以柴山地區猴子增長的速度是持續不斷而很快的，目前在柴山總共大約有七百多隻的猴子。」

數量過多的獼猴與遊客會加速環境的惡化；過於頻繁的人、猴接觸則會增加意外傷害。野生動物之永續的關鍵在於讓牠們自力更生，不靠人類保護地存活下去；換句話說，必須讓牠們有完整的棲地生存，同時將其與人類的接觸減至最低，牠們才能自然而永續地繁衍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餵食行為的可否值得我們深度思考。

由於柴山的獼猴可以被人餵養，所以要觀察牠們的行為

很方便，拔牠們的毛也很容易。拔猴毛是這三、四年才發展出來的取樣方式，可以不必殺死猴子或捉猴子就能做遺傳分析研究。

「我們希望藉這樣的方式來看，在環境上相當隔離的柴山那裡的猴子是不是會因為近親交配，而使得族群裡面的遺傳奇異度有所喪失。也希望來看是不是可以用糞便來對一些沒有辦法取得猴毛的野生猴群來做一些DNA的分析。

過去幾年的調查，已經讓我們知道獼猴在全省的分佈狀況，來年我們更希望能夠到不同的地方採集不同族群的猴糞進一步的做DNA的分析，以便從族群遺傳的角度來討論獼猴保育的問題。」

相較於吳海音初出茅廬的那幾年，目前台灣的獼猴研究可以說相當蓬勃；不但研究據點增加了一一如今由南到北有屏東墾丁、高雄柴山、嘉義東埔、宜蘭福山等幾個重要據點，其中墾丁有美國的白溫蒂於1996到1998年間在此作了兩年的博士研究；而專職研究者也多至數人，包括吳海音的學生。

吳海音很高興台灣獼猴研究現在終於有了幫手。儘管栽培學生佔去一些她的研究時間，而研究經費也時感不足，但她仍有空就去看猴子、或看學生看猴子。

「對於猴子，我會關注牠們一輩子。」